四川省第二届“我和警察蜀黍的故事”主题征文（小小说）

高中组

年前插曲

一等奖

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高2017级7班 邓佳辉

阿辉不到三十岁，已独自在一座北方城市打拼四年了。这个春节，他依然选择返乡，那里有他渴望的温暖。

身处拥挤的车厢，阿辉隐隐有些紧张，他捂了捂身旁的包，假装漫不经心地用余光打量周围的人。

离阿辉最近的，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，板寸头，一张扑克脸，穿着棉袄，一直站着把玩着手机。另一边，坐着一个抱着小孩的中年妇女，正对着电话大声聊些家长里短。后排的大叔脱了鞋，气味熏人，他咔吧咔吧地磕着瓜子，偶尔哼几句调调，看样子也是回老家过年的……似乎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。

“小伙子，吃不吃？”一只粗糙的大手伸过来，捧着一大把瓜子，阿辉扭头一瞅，是后排大叔，看起来和善可亲的样子。可毕竟是陌生人，阿辉笑着摇摇头。此时，妇人怀中的小孩看到瓜子伸手想抓，扑了空，立刻哭闹起来，夹杂着妇人的责骂，一时间，车厢内愈发嘈杂。

一些乘客投来抗议的目光，就连阿辉身旁的中年男子也皱了皱眉，打量着这一幕。阿辉心中烦躁起来，连忙打开自己的包，掏出一包薯片递给小孩，方才制止了这场哭闹。

很快，火车到达一个中转站，下车的人摩肩接踵地从阿辉身边挤过，他再次捂了捂身旁的包，惊觉里面的钱包和手机已不翼而飞！那可是他的血汗！

阿辉迅速望向人群，捕捉到一个可疑的身影——那个站在他身旁的中年男子正仓促地向车外跑去。

阿辉拎起包一路追出车站，奈何人山人海，还是跟丢了。

好一会儿，阿辉才抽了抽通红的鼻子，盘算下一步怎么办。突然，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转头一看，竟是偷包的家伙！他抢起右拳狠狠地砸过去，却被那人轻易躲开，阿辉咬了咬牙。

这时，那人却道给他一个钱包和一只手机，又掏出证件，说：“我是XX市第五公安分局的便衣老赵，这钱包和手机是你的吧？”

阿辉有些迷糊了，老赵裹紧了棉袄，说：“我在车上发现了一个惯犯，不敢打草惊蛇，一面用手机呼叫支援，一面暗暗观察，但你给小孩递零食时，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所以我也不敢确定他究竟下手了没，直到火车进站，他匆忙起身离开，我才断定他已经作案，就追了过去，在距离这几两条街的十字路口抓住了他。”

听完老赵的解释，阿辉终于明白，原来扒手正是后排大叔，他一路啥瓜子呼歌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，又故意引起小孩哭闹，转移众人视线，等阿辉打开包取出薯片，一转身的工夫，他就下了手！

阿辉为自己的过激举动向老赵道了歉，又再三道谢，老赵耸耸肩，表示没关系，又说：“守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是我们的责任。”那坚实的话语温暖了阿辉，他告别老赵，再次踏上了归途。

别样的酒驾

三等奖

四川省彭州中学 高2018级3班 曹秀福

夜色笼罩着冬日小镇，澄黄的街灯沿着街道在黑夜里延伸。骤降的气温使街上已经空无一人，只有镇这头的火锅店还溢出一股子火辣辣的味道。醉醺醺的二叔开腔了：“今天吃得真带劲啊！差不多收拾收拾就可以撤漂了。”接着一拍桌子，“今天啊，我老二喝得少，而且我知道一条路，就算他们长十个脑子也不会想到的。来，小子，你跟我一路吧，我把你安全捎回家！”看着二叔那张通红的脸，我就知道他在说大话，可是又能有什么方法呢？总不能让我独自在寒风中走回家吧。

上车后不久，车内就像打碎了酒瓶似的一股酒味，让我不得不打开窗户透透气。我望向二叔，他依然满脸通红，眉毛耷拉着，头像鸡啄米一样不时地抖动着。突然红蓝相间的光束射进车内，二叔本能地踩住刹车用手捂住眼睛。我看到是警察，紧紧抓住安全带问二叔，“警察，怎么办？”二叔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紧张。

过来两个警察，其中那个矮胖的敲了三下车窗，二叔咳嗽了两声，抠开车门下了车。矮胖警察面色平静地说：“请您配合检查。”可刚要拿出酒精检测仪，他的手跳在半空中停住了，并用手捂住鼻子。接着他说：“喝酒了吧！”就拿出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了些什么，然后撕下一张罚单似的东西，拍在二叔手中。

随后矮胖警察向高个警察低语了几句，那个高个警察上了警车。矮胖警察转过头来对二叔说：“上车坐后排。”二叔上了车，矮胖警察坐上驾驶座。看见关上了门，二叔说：“大哥啊，我看您也不容易，今天是小弟的错，您开个价。”只听矮胖警察开口说：“不要废话，报你家的地址。”看二叔不搭腔，矮胖警察点开了车上导航仪中设置的“家”，随着汽车发动，警车也紧跟在后面。不一会儿，到家了，后排的二叔挠挠头，终于说话了，“大哥，你想干嘛就直说！”矮胖警察什么也没说，一声短暂的“晚安”后转身走向警车。他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被吹得皱起，但步伐是那样从容与坚定。随着警车尾灯的亮与灭，他们在黑夜中远了，后来只剩一个点。

一旁的二叔不知是被冻僵了，还是反应不过来发生的事，在寒风中就那样站着，二婶跑出来推二叔进门。二叔和二婶说起今天的经历，并从衣兜里掏出了那张罚单，在那一刻二叔的表情凝住了，我拿过罚单一看——“此路易结冰，珍爱生命！三天之内，到交警队接受处罚。”二叔酒意已褪去的脸上又染上了些许红，他冲出去，朝着警车离开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，并轻声说道，“辛苦您了，警察同志！”

拥有阳光的生命

二等奖

甘孜藏族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一6班 麦兰心

随着两声枪响，我看见杨光倒下的身躯，“不，不要！”我在心里呐喊着，一队人马立刻冲上去，抓捕受伤的劫匪。我冲进人群，来到他身边，不停地舔着他身上的血迹。这时，先前冲进仓库的一队警察跑出来喊：“我们只找到了两个人质，还有三个生死未卜！”话音未落，救护车便停在了仓库门口，众人连忙将杨光抬进救护车，我正想跳上车，杨光大喊：“太阳，快去救人，快！”我不肯去，他却向我做出了一个手势，一次次训练中，这个发出命令的手势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望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吗咽两声，转头冲向了仓库……

我叫太阳，是一只即将退役的警犬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得到这个名字的那天。

要成为警犬，我们必须经过筛选。那天，身旁的同伴一个个被选走，我不禁难过得垂下了头。忽然，一只温暖的大掌覆上了我的头，“就这只”，我惊讶地抬起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温暖的笑脸，“杨光，你没搞错吧，这是这批警犬中最小的一只，一看就抗不住训练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不禁愤怒地抬眼看向说话人。“你看，这小家伙这么聪明，你可不能胡说哦！”他轻笑着回应，又说：“太阳和阳光，是一对好搭档，你就叫太阳吧！”

训练开始了。杨光是一个严格的人，不论对我，还是对自己。寒风里，骄阳下，都有我们训练的身影。刚开始，我会累得不想理他，但杨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、催促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忍无可忍，趴在地上低吼，不让杨光靠近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他就地坐下，看着我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的话，但我觉得你懂”，他顿了一下，“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你吗？”我偷偷抬眼看他，“因为我们很像，曾经我也不被别人看好。我哥哥曾经是这个警队最受认可的队长，大家总会拿我和他做比较，‘看！这就是狙击队长的弟弟’。如果我不够努力，就只能是‘狙击队长的弟弟’。太阳，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！”我站了起来，舔舔杨光的手，“来吧！”他笑了。

后来，杨光成为了行动组长，我也成为了警犬中的佼佼者，我们一起执行了上百次任务。

我从仓库里找出了被藏匿的三个人质。在医院，他的战友聚集在病房内外，那些平日里流血不流泪的男人们却都满然泪下。不，我不相信杨光会离开我！杨光，起来！我是太阳，吗吗……

生是偶然，死是必然。但生与死之间，总该留下些什么。杨光的生命虽短暂，但他却用行动探索了生命的意义。坐在杨光的墓旁，我突然释怀了。对杨光而言，他已经做到了他希望做到的。

匹夫的意志——献给伟大的缉毒警察们

三等奖

江油市第一中学 2017级五班 陈滔

一

从八年前，老李带着他的狗来这公园当门卫，坐在椅子上发呆便变成了他的工作，而狗是他唯一的伙伴。

老李和往常一样坐在椅子上发呆，这时，狗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朝着公园外咆哮起来，然后不停地用头拱着老李的手。老李他顺着狗的方向一看，一个穿着灰大衣的男子急匆匆走过来。

灰大衣越走越近。一双小眼睛却在四处乱瞟。他瞥了老李一眼，又看了看四周然后快速走进了公园。

灰大衣走远了。老李揉着狗头慢慢叹了一口气：“虎子啊，好不容易过上了清闲日子，那些破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啊，不管……”

二

第二天，灰大衣又出现在公园门口，狗的反应比昨天激烈多了，瞎出卖要咬他。灰大衣吓了一跳，看清只是一只狗，他又舒了一口气。老李急急忙忙道上拽住狗，一个劲儿地赔着不是。

当晚，老李抽了半宿的烟。他捏着一张小小的照片，上面年轻的他揽着妻子和孩子满脸幸福。“那是个小伙子，我只是个糟老头子。”他想，“我已经老了，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。”他又狠狠吸了一口烟，“看见了却不行动，我和帮凶有什么区别！”他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夹回钱包，然后拿起了手机……

翌日，灰大衣又来了，缩着脑袋，行色匆匆的样子。老李透过公园保安室的纱窗紧盯着外面。

突然，旁边蹿出几个便衣警察猛地将他按到在地，但灰大衣被搜了个遍却一无所获。

三

这天，天空灰蒙蒙的，老李蜷在藤椅里，狗摇着尾巴蹲在藤椅旁边。灰大衣背着一个帆布包急匆匆地走过，老李反手从椅子背后抽出一根三指粗的木棍然后跟了上去。

老李跟着灰大衣进了条胡同，听见了他与另一人交易的话。不再犹豫，他握住木棍冲过去，对着灰大衣就是狠狠一棍。灰大衣的买主是一个胖子，见事情败露，哆哆嗦嗦地转身就想翻墙逃跑，狗咆哮着追上去。

灰大衣被打了一记闷棍后很快反应过来，他一边抵挡老李的棍棒，一边在身上摸出一把尖刀，一转身，刺进了老李的胸口！

老李感到一阵剧痛，恍惚间他想起了从前——那时他还是个缉毒警，在“12·15”案中虽身中两枪，却也获得了二等功。当养好伤的他带着礼物回家，不见妻子和孩子，才得知他们被寻仇的毒贩杀死了。

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老李硬生生拔出那把尖刀狠狠向灰大衣扎去。力竭的老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好像看见妻子和孩子正张开双臂等着他……

胡同里又是惨叫又是狗的咆哮，早就引起了外面人们的注意，大家连忙报了警。

后来，在公安局的帮助下，老李被安葬在他的家人旁边，四座小小的墓碑亲密地依偎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

老 贺

二等奖

四川省江油市太白中学 高二7班 陈子航

一个周末的午后，珏宸蹬着单车风风火火去赴约。十字路口的绿灯跳到最后一秒，珏宸一股脑儿冲到了马路当中，红灯亮了，汽车纷纷朝他摁喇叭。“同学，知道犯什么错儿了吗？”交警一脸严肃。“闯，闯红灯。”珏宸有些语塞。“知道还闯？告诉你，上次一家伙闯红灯，被车撞飞出去三米！”交警冲他比划了个“三”，“校牌拿出来——二中，凌珏宸。你是二中的？”珏宸忙点头。交警露出一抹笑容：“我妹妹也在二中念书。”“那我可，可以走吗？”“休想”，交警的表情又严肃起来，“手机转发《交通守则》，集五十个赞再走！”

整个下午，珏宸都蹲在马路边求点赞。这是他和老贺的第一次“邂逅”，可事儿还没完。周一学校开晨会时，珏宸被点名通报，这时他才知道那天拦他的交警是“贺警官”。

放学回家，走到小区门口，珏宸听见身后传来一声“凌同学”，回头一看竟是贺警官。“好巧，咱们住同一个小区哎！”贺警官笑道。真是冤家路窄！珏宸心里叫苦。

珏宸和老贺混熟了才发现，老贺私下里很不“正经”，就爱喵喵哈哈，还喜欢喂些流浪猫狗。这年冬天，共享单车悄然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珏宸常看见老贺将路边乱停的单车挨个搬到指定停放点，于是笑他多管闲事，他却板着脸说，这是公民义务。哎，一脸正经的样子真让人有点不适应。

一天晚上，珏宸通宵泡在网吧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才强打精神往家走。没几步，就瞅见路边围着一圈人。凑近一看，哟，这不是老贺吗？好像在处理什么争端。听旁边大婶说，刚才一对骑单车的母子撅过路边的一辆车，孩子不知怎么摔倒了，母亲拉着车主一口咬定是车撞了人，老贺就是被叫来评理的。

老贺对着车主一通数落：怎么能随意停车？不知道车让人吗？上班高峰期不知道吗？珏宸暗自替车主捏把汗。

数落完车主，老贺又转向母子俩，只问了两个问题：汽车想了火怎么撞人？您的孩子满十二周岁了吗？那母亲自知理亏，也不敢多言。事情圆满解决，围观群众拍手叫好，珏宸瞬间感觉老贺的形象高大了。

“这么早出来干嘛？”老贺一眼瞅见人群中的珏宸。“哦，晨跑，刚跑完一千米！”珏宸撒谎脸都不带红。老贺眯着眼打量他：眼中的血丝，萎靡的状态，身后“龙翔网咖”四个霓虹灯大字……种种细节出卖了珏宸。“好小子，连警察蜀黍都敢骗？”老贺抄起珏宸就走，“回去就告诉你爸！”“叔，别别……”

又是个周一，珏宸早早地骑车上学，天还黑蒙蒙的，街口的路灯却坏了。这时，一束灯光从身后照来，珏宸回望，有个熟悉的身影正举着手电给自己照路。珏宸笑着朝他喊：“谢谢警察蜀黍！”

小镇里的警察蜀黍

三等奖

邛崃二中 高二2班 方含怡

老张今年62岁，是我们镇上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察。

前些天，赶集的时候又遇到他了。远远地便瞧见穿着一身因长年累月洗涤而发白的制服的他，“老张，你给评评理，这芹菜二块五一斤，我说得明明白白，她硬说我讹诈她，这不搅我做生意了嘛！”一个卖菜的小贩激动地说。“买之前说好给我算两块，结果称的时候给我算二块五，你当我傻呀！”中年大妈又着腰朝小贩吼道。

“我啥时候答应给你算二块？”

“你看，抵赖，怎么还不要脸呐？”

眼瞅着争吵愈演愈烈，正是这个时候，老张拉长了声音：“至于吗？至于吗！大家街坊邻居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就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吵成这样臊不臊皮？”“价钱谈不拢，你去找你能够接受价钱的小贩买，不管事实怎样，人家做小本生意的不容易，就瞧你这么几块钱，彼此要谅解嘛。”后来的结果是泼辣的中年大妈经过老张的规劝，拿着芹菜走了。

我呐，和老张之间没有故事，唯一算有所交集的事情就是那年，我年轻气盛叛逆的哥哥参与了一场校外聚众斗殴事件，拿酒瓶把受害人的脑袋打破了，隔天警察就找到了学校把我哥带走。

在公安局里，一个胖警察神情严肃地审讯我哥，问他同伙是谁。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老实交代，就给你从轻论处，要是撒谎，你该明白后果！”胖警察每说一句话就用手重重地拍桌子一下。气氛紧张得可怕，硬是让我哥不敢张口说一句话。

然后就看到端着茶盅的老张悠闲地走进审讯室，深抿了一口茶，拍拍胖警察的肩膀说：“你别这么凶，再把孩子给吓到。”“你给好好持持这件事，然后说清楚，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犯错嘛，谁都会有，知道要改才是最重要的。”老张俯身用平视的角度望着我哥。冷静了一会儿，我哥便一股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交代清楚了。

看吧，老张啊老张，总是像有魔力似的能用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。平凡小警察老张过着他平淡惬意的小日子，几十年里，一直兢兢业业地安守本职，即使他现在已经可以颐养天年不用再操心小镇的事，可他还是总在每家每户有啥事时，跑在前头。

老张说，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有义务为人民负责，老张也真的坚持了这么多年。真真应了那句，若有信仰藏于心，岁月从不败英雄。

现在啊，他老了，也没有了那些风光年岁的意气风发。可好在，他依旧是我的警察蜀黍，是我捡到一分钱都要交给他去处理的警察蜀黍，是我小时候和好伙伴谈梦想立志想要成为的警察蜀黍。

大学组

刘公安

一等奖

成都医学院 刘佳瑜

刘公安，五尺多高，五十好几，住着单位分配的老房，领了工资就存银行，不买房也不成家。他走路昂着头，腰杆儿挺着，大头皮鞋使劲儿擦着地，街坊们笑他，他总拗过头去不说话。

三伏天儿，大家伙儿穿着背心短裤，扇着大叶子蒲扇，挤在巷口的面摊上吃面。突然一个人凑上来，长袖立领半旧外套，黑色长裤遮着脚踝，裹得严严实实，活像个逃犯，骇得众人差点丢下碗筷。

“二两小面。”来人闷闷地冲老板低声道，转身坐在了人群边儿。众人这才缓过神儿来，有人嘟囔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刘公安。”

同桌即刻有人接了话：“大热天儿裹粽子似的，不热吗？”

前人撇头往边儿上瞅了一眼，压低了声儿：“这就是一怪人，横竖就是和咱不一样！”

街坊们议论他，家里亲戚们也不待见他。

一年家里团年，亲戚热热闹闹打着麻将。亲戚堆儿里有个表叔，小儿子偷拿钱去打零嘴儿，被大家笑话了一番。也就过去了。可刘公安偏要大马金刀地坐在桌前，拉过那孩子就是一顿训：“小时偷针，大了偷金！偷东西情节严重可是要砍你脑壳的！”表叔脸上挂不住，扯过孩子就要走。亲戚们劝着，刘公安却不为所动。因为这事儿，再也没人愿意同刘公安拉家常。总说些难听的话，谁待见？

刘公安总是独来独往，唯有小侄女还多少同他亲热些，常一起吃顿饭，摆谈几句。有时候赶上电视里放军事节目，他就兴致勃勃地拉着小侄女讲一堆兵器国防知识。小孩子听不懂，不一会儿就哈欠连天。刘公安却越发来劲，甚至抓起纸笔就画机械草图，嘴里念念叨叨，直到小侄女去会周公了，刘公安才收了笔，眯眼盯着手里的图直发愣。

一次，小侄女带着“老古董”刘公安去了趟电影院，挑了一部警匪片儿。刘公安全程紧绷绷的。观影结束往外走，小姑娘叽叽喳喳聊着片中角色的悲壮结局，刘公安却沉默不回应。小侄女突然问：“大伯，公安看警匪片是什么体验啊？”刘公安低头不发一言，忽地转过脸去，一向挺直的背竟在微微发抖。

没人知道，他早年在沈阳学兵器学，后来入了伍，转业后回地方做公安，这身蓝制服一穿就是十多年。从警时，他自学了法律，所以总爱给人家普法讲案例。一看军事节目或警匪片，往事就闯进脑里，让他直发愣。也没人知道，他常常乱穿衣，是为了在工作之余挡住制服，维护严肃的警察形象。更没人知道，他的工资存着，是为了供小辈们读大学，就连那表叔的儿子也有一份。至于单位分配的新房，他则让给了一位因公致残的队友。

北风起了，人们依然聚在巷口吃面，忽然一个身影闪进来。

“咳，又是刘公安这怪人！”

警察刘叔

二等奖

四川师范大学 李祖雪

我家住在镇上，邻居刘叔是一位警察。他个头不高，体格强壮，总是乐呵呵地喊我“丫头”。关于刘叔，我至今还记得十年前的一件事。

一次，还在读初中的我去银行取钱，在银行大厅里看到一位老人。他佝偻着背，穿着陈旧泛白的蓝衣，脸上布满了灰褐色的老年斑，浑浊的眼中噙着发灰的泪。原来，一个多小时前，他取出了积攒很久的1000元钱准备去看病，可在拥挤的街道上，钱被偷了。老人不知如何是好，又回到了取钱的地方，可银行职员除了摇头叹息也毫无办法。末了，老人拄着旧拐杖挪出了银行，拐杖触地的声音很轻很轻，令我感到一阵鼻酸。

我心里好似有什么东西要喷涌而出，我赶忙上前，轻拍老人的肩说：“等下，老爷爷。”老人转过头来，“我认识一名警察，他特别厉害，我带你去找他。”说这话时我心里也没底，可老爷爷听到这话，却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，用嘶哑的气声连说：“好，好……”

我一路搀着老人到了公安局。“丫头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刘叔见到我有点儿吃惊。听了我的讲述，刘叔和他的同事们都很心疼老人的遭遇。刘叔扶着老人坐下，又端来热水，耐心地询问老人丢钱的情形。“今天是赶场天，人流量大，哪个偷的都不知道。”“今天下雨，大家打着伞遮挡了视线，可能目击证人都难找。”几个警察议论起来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无助地望向刘叔。他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老人家你别担心。丫头你陪着他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说着，刘叔和另一位警察走了出去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刘叔回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老人家，钱找回来了！我们看到一个人神色不对劲，望见我们就想跑，就抓住了他，果然就是他偷了你的钱！”说着，刘叔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叠钱递给老人，正好1000元。老人激动不已，握着刘叔的手一个劲儿道谢，声音几度哽咽。

“刘叔，谁偷的啊？太没良心了！我想去看下。”我问刘叔。“噢，小偷啊，被带到审讯室了，丫头你进不去的。”刘叔笑道。我有点儿遗憾地说：“没事儿，至少抓住了。刘叔你真了不起！”

刘叔可飘我将老人送到医院。回家途中路过银行，我才记起还没取钱。我忍不住和银行女柜员分享了刚才的事，女柜员兴奋地说：“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刘叔真厉害！不对……刘叔？那个姓刘的警察吗？他刚才来取了1000元……”

我飞扬的情绪瞬间凝固。原来如此！其实那陈子，刘叔的经济并不宽裕，他的母亲身患重病，医药费负担很重，他的孩子还在读书，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他一人。

我总觉得警察是硬汉，其实他们也有柔情。致敬刘叔！致敬警察！

一身警服，一生信仰

三等奖

西昌学院 张素萍

一、初见

初见时，他才5岁，拿着一个小小的水壶，晃晃悠悠地朝我走来。我看着他摔了又爬起来，哭得才长出来的叶子又抖掉了不少。

“你要好好长大哦！我一定能让你长成最大最好的树”。他边小心翼翼地为我浇水，边嘀咕着。

“树，我要去上学了。等我放学后再来看你。再见啦！”面前整理红领巾的他似乎长高了些……

“树，我以后要当警察！我要维护正义！”他整红着脸对我说，我却只觉得是小小少年的玩笑话……

二、成长

“树！我要上大学了。对，是最好的警察学院。我说过，我要当最好的警察！”阳光透过我的树叶，照在他身上，他眼睛里的光芒越发耀眼。可是我却忽然很悲伤，因为我知道警察工作的艰辛和凶险。

一年后他回来了，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我在那边过得可好了，同学们对我很好，训练也不累。你看，我还得了这么多奖呢。”我看着那些他努力得来的证书，听着他报喜不报忧的谈话，闻着他身上的青药味……我歉歉地收拢枝叶为他遮荫。日子简单，却很幸福……

后来，他回来的时间，从一年一次，到两年一次再到不固定……再后来他说：“我可能要好几年都回不了家了，有个任务需要我去执行。我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应该又长大了吧。”

三、生离

那次任务花了三年，他和搭档“女友”深入毒枭老巢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成功完成任务，但“女友”为他挡下了毒枭的一枪……

穿着丧服，他躺在我身边流泪不止。

他依旧在岗位上继续奋斗，父母也只是歉歉地为他祈求平安。可是，他外出执行任务时，年迈的父母却因煤气中毒，离开了他……

“你其实也怪我吧。在外面守护别人，却连家里人也守护不了。”他提着行李箱，站在我面前问我。

“树！我要回去！那是我一生的信仰！在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，我就脱不下了！我会回来的，因为现在这个家里还有你。等我，树！”

四、不悔

听说他救了一船被拐卖的女孩；听说他去了洪灾前线抗洪救灾；听说他获得了无数的勋章；听说他有很多很多事迹说也说不完……终于，他退休回来了。

我才没有期待，几十年都没回来了，谁会想他啊！

突然，我听到了一阵紧急的刹车声，然后一片嘈杂……紧接着救护车的声音也响起了。我透过树叶，看到他满身是血……

突然，他醒了，费力地说：

“树！对不起！我要爽约了！咳咳……别为我难过。我做到了！一身警服，一生信仰！”

终

“奇怪，明明是夏天，这树的叶子竟然都掉光了。”人们议论纷纷。

没人注意到，地上的树叶在合唱：“一身警服，一生信仰！”

傍晚的“活雷锋”

三等奖

成都医学院 甘栩沁

韩阳今天的心情格外烦躁，班主任布置了一个难搞的作业——观察一个你认为最特别的人。他上次考试没及格，老师答应他，这次作业如果做得好，就不请家长，所以为了不挨打，这次的作业拼了命也要做好。

走了一天，将落未落的烈日终于减弱了些火力，毫无头绪的韩阳干脆在路口坐下来，打算不行就随便找一个人来写。

这时他注意到一个被晒得黝黑的男人。他停在路边倒地的几辆自行车旁，叹了口气，一辆辆地扶了起来。然后，他又顺手捡起了墙角的一个塑料袋，将袋子扔进了垃圾箱。韩阳愣愣地看着他做完这一切，心里一阵激动：“自己这是遇上活雷锋了？”脑海里瞬间闪过一行大字“作业有望”。忙小跑着追上去。

男人走进了那条繁华的商业街，正赶上水果店在上货，一个不慎，一箱橘子洒出来大半，有些还滚落在人行道上。那个男人小跑着上前去帮着捡散落的橘子，一边捡还一边与老板娘寒暄。韩阳悄悄跟在他身后，觉得这真是一个热心人。

又走了一段，前面一个大爷在推车子上坡。意料之中，他走上前去帮着推。韩阳也上前去帮忙，那个男人略吃惊地看了他一眼，却欣慰地夸韩阳是“好孩子”。韩阳趁机问道：“叔叔，您为什么一路都在帮人啊？简直像活雷锋一样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他笑笑：“我是警察，警察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啊！”原来是警察蜀黍，难怪那么热心。

韩阳和他边走边聊，知道他在附近的派出所上班，常走这条路回家，顺手帮帮忙，因此也和路上许多商贩都熟识。他有一个今年6岁的可爱儿子，今天生日。到一家精品店时，他停了下来，看向韩阳：“能帮我给我的儿子选一个生日礼物吗？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小男孩爱好什么。”韩阳连忙点头，最后选中了一辆玩具车。

很快，就到了男人住的小区，韩阳只见一个小男孩边大声叫着“爸爸”边冲进警察蜀黍怀里，男孩激动地说着：“阿辉今天帮老师收拾桌椅了哦！”“嗯，阿辉今天真乖，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？”说着拿出了玩具车。

天色渐晚，太阳早已不见了身影，就连余晖也快要消失了。微微昏暗的小区里，昏黄的灯光映着两父子一黑一白、一大一小的脸，显得温馨无比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韩阳一改之前的烦躁，轻快得一路奔回家去。他知道，他找到了最最特别的人——现实中的“活雷锋”。

在这世上，有的警察，在枪林弹雨中与罪犯周旋，但还有更多可爱亲切的警察蜀黍们，在做着“活雷锋”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他们虽然平凡，却同样的高尚！

接 力

三等奖

电子科技大学 李汶泽

“喂，您好，这里是110。”“您好，请问俺儿子在这里吗？俺找不到家在哪儿了，能让他带俺回家吗。”一双干净而有力的大手接过了电话。“喂，妈，你在哪儿，我这就过来。”刘明抬头朝领导笑了笑，“那我去了。”“好。”领导也点头笑了笑。

在肖清的眼中，这对母子奇怪得很。自从三个月前接到这位老太太的电话后，几乎每周都会接到那通因为迷路而打来的电话。如果说这位老太太真是刘明的母亲，为什么之前不曾听说过她，而且为什么不是打刘明的手机，而是打110。肖清很是不解。

两周后，肖清在与刘明一起值班时，忍不住问刘明：“明哥，你母亲为什么总是打报警电话来找你啊，你没有告诉她你的手机号码吗？”刘明先是一愣，立刻反应过来，无奈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唉，她几个月前发现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手机号太长怕她记不住，让她打110简单点，而且，不是也能找到我么？”

“哦，不好意思，让你说了这么不开心的事。”刘明笑了一下：“没什么，人老了，难免的。”“那……”肖清刚要接着问时，电话响了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“您好，请问俺儿子在这里吗？俺找不到家了，能让他带俺回家吗？”与往常一样刘明问了老太太所在的地址后就出发了。出门前，刘明冲着肖清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麻烦你先自己值一下班吧，我先去送我妈回家。”肖清看着刘明的背影愣住了——这是在值班啊！

就这样过了半年，肖清收到了刘明母亲葬礼的消息。葬礼很隆重，刘明一身警服，笔直地站在那位老太太微笑着的遗照旁，轻轻地将一套警服放在灵桌上，但是这套警服上，有三处缝补的痕迹。

肖清也走上前，轻声说道，“伯母有你这么孝顺的儿子，一定觉得很幸福。”刘明轻声说道：“她不是我的母亲。她只是一个普通的，记性不好的，失去了自己唯一孩子的可怜母亲。”刘明顿了顿，有些艰难地说：“她的孩子离开她的时候，还穿着一身警服。”说着刘明的眼睛湿润了。刘明指着警服上的缝补痕迹，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对肖清说：“这身警服就是那位兄弟最后穿的那身，当时他为了救两个人质，被砍了三刀，没能抢救过来。”说着，刘明的手死死地握成了拳。

沉默良久，刘明抬起头，微笑着说：“之前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，怕你会伤感。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没错，她一定觉得很幸福，穿着警服的都是她的孩子。”

肖清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道亮晶晶的泪痕，呆呆地看着那身警服……

因为我是警察

二等奖

电子科技大学 李凌阳

老陈干了一辈子公安，年龄大了后上级想调老陈去行政二线，他却摆摆手：“那些事我干不来，还是在下面基层熟悉些。”

一天夜里，加班处理完一起醉酒打架，老陈踏上了归家的路。老陈家附近是典型的老城区，电线杂乱，夜里除了马路上渗进的一丝丝亮光外，小巷几乎一片黑暗。突然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传进老陈耳中，联想到近期电动车、自行车被盗案件，老陈警觉起来。他贴近墙根，朝声源望去。只见两团黑影正围着一台电动车。老陈猫在墙边盯着，一只手摸出了手机，他早已不是年轻时以一敌多的刑侦干警，他现在要呼叫支援。

老陈的信息刚刚发出，就听一声脆响，车锁落地，两名盗车贼已然得手，推着车就要走。老陈急了，增援请求刚刚发出，若不采取行动，这两人就要逃走。想到这老陈往前探了探身，手机屏幕点亮，又是一条消息发出，他得在同事到达之前“咬住”这两个盗车贼。

做贼心虚。此时，一个盗车贼扭头张望，正好看见老陈手机屏幕那抹微弱的白光。老陈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索性大吼一声冲了出来，那个盗车贼弃车就跑，失去重心的电动车倒向他的同伙，老陈抓住机会一把擒住了他，口中高呼抓贼！

或许是被这吼声刺激，盗车贼开始了疯狂的挣扎，老陈拼命控制他，突然腹部感到一阵刺痛，旋即一股温热。

盗车贼带着刀。

此时，另一个盗车贼折返了回来，狠狠地踹向老陈，一股腥甜涌上老陈喉头，他手中的力道弱了下去，被抵的盗车贼乘势挣脱，与同伙一起奔进夜色之中。

老陈急了，咽下那股腥甜，喘着粗气追了上去，时间苍白了他的头发，弱化了他的肌体，年近六十的他脚下一个踉跄，眼前一黑。老陈感觉自己在坠落，他试图扭转四肢，可是浓重的无力感包围着他，老陈发现自己已身处黑暗之中。

“警察，别动！”一声怒吼传来。老陈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，短暂思索后惊觉这不正是他第一次出任务时，冲在最前面的老前辈的声音吗？“想干刑侦，就别怕见血。”老前辈说。越来越多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上级对他的嘉奖，群众给他的欢呼，战友葬礼上低沉肃穆的悲乐，他亦听见了自己成为警察那刻的庄严誓词：

“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，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……”

这次真要去见先走一步的战友了吧？老陈自嘲地笑笑。此刻，他心里唯一放不下的是等他回家的老伴。

突然，坠落感再一次来临，落入一片柔软的纯白。老陈渐力睁开了眼，恍惚看见几个“白大褂”，那里的同事，市局的领导，街坊四邻，还有他最记挂的老伴。

“他醒了！”一声惊呼，众人的目光投向老陈。老伴俯下身来，她眼角的泪痕还在，“老陈，年纪大了还那么拼干嘛？”

“因为，我是警察啊。”攒了许久的劲，老陈缓慢却清晰地说出这句话。